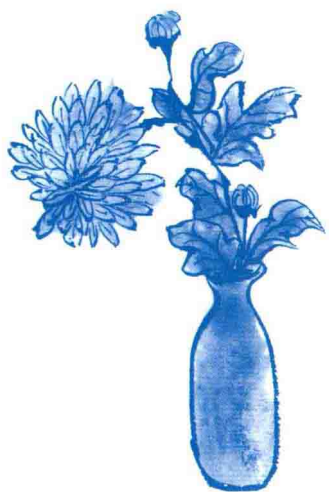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名家谈人生系列

# 容忍与自由

胡适——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中国名家谈人生系列

# 容忍与自由

胡适——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容忍与自由/胡适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8  
(中国名家谈人生系列)  
ISBN 978-7-02-012990-4

I. ①容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胡适 (1891—1962) —文集 IV. ①C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49690 号

责任编辑 刘 伟  
装帧设计 黄云香  
责任印制 徐 冉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 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 
邮政编码 100705  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47 千字  
开 本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  
印 张 8.25 插页 3  
版 次 201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 
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2990-4  
定 价 3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# 目 录

## 谈 自 由

- 我们能做什么 \_\_ 003
- “宁鸣而死,不默而生” \_\_ 010
- 容忍与自由 \_\_ 016
- 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 \_\_ 023
- 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 \_\_ 030
- 自由主义 \_\_ 035
- 新闻独立与言论自由 \_\_ 043
- 为学生运动进一言 \_\_ 051

## 论读书与文化

- 为什么读书 \_\_ 059
- 治学方法 \_\_ 067
- 谈谈大学 \_\_ 076
- 找书的快乐 \_\_ 080

- 学生与社会 \_\_ 087  
“少年中国”的精神 \_\_ 094  
传记文学 \_\_ 099  
研究国故的方法 \_\_ 116  
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 \_\_ 121  
在同乐会的演说 \_\_ 128  
东西文化之比较 \_\_ 131  
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 \_\_ 147

## 论 人 生

- 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\_\_ 157  
一个防身药方的三味药 \_\_ 164  
人生问题 \_\_ 171  
工程师的人生观 \_\_ 175  
科学的人生观 \_\_ 183  
哲学与人生 \_\_ 188  
人生有何意义 \_\_ 194  
大宇宙中谈博爱 \_\_ 196  
追悼志摩 \_\_ 199  
青年人的苦闷 \_\_ 210

## 论 社 会

- 女子问题 \_\_ 219

研究社会问题底方法 \_\_ 226

我真正的收藏 \_\_ 242

中国近一千年是停滞不进步吗? \_\_ 244

新年的好梦 \_\_ 250

慈幼的问题 \_\_ 253

谈自由





## 我们能做什么

我们能做什么？本是一个可大可小的题目，今天希望在一点钟以内讲出来。在讲本题之前，我愿提一下刚才主席介绍词里的话，他说我过去在政治上的主张与公能学会的精神很相近。我愿给他的话一个证明。

从前我们办过一个小报，叫做《努力》，在第二期上，我就提出：“我们不谈主义，只要一个政府，要一个好政府。”当时的北京政府的政令只限于在北京，连天津都到不了。因此我提出要一个政府、要一个好政府。有人问我好政府的条件，我说：第一是要有操守，有道德；第二是要有能力，负某部门责任的官吏，一定要熟习并且专长于这部门的业务。

当时我没有看到南开的校训：“公”、“能”这两个字，但我所提出的是与“公”、“能”相一致的。这是我给主席的话加一个注解，也是加一个证明。

我要说的是：我们能做什么？不管是南开校友会也好，

北大同学会也好，公能学会，或是市民治促进会等团体都好，我们要问一问：我们能做什么？

来天津以前，今天早晨我与张佛泉，谭炳训诸位先生去参观北平市参议员选举的五个投票区。从这里我们训练了自己，教育了自己。从这次办理选举的经过来看，当局者很想把选举办好，事前请了学校里的好多政治学家和许多别的先生们去研究，去想办法，可见办选举的人是想办好它。至少我在北平看到的是如此。

但是我们看了几个选举区以后，觉得有缺点，有值得批评的地方。因为办选举的人自己没有经验，也很少看过别人选举。拿选举的法律条文做教科书，就难以解决实际困难。譬如选举时旁边有个代书人，凡是不会写字的选民可以请代书人代写选票，加上旁边两个监视人，选一票至少要被三个人知道，这就不能算是秘密投票，就难免受人威胁利用。但“代书人”的办法是选举法的细则上规定的。那么根本的毛病在哪里？根本毛病在于宪法。

宪法规定普选，不分性别，不分教育程度，不计财产，只要满二十岁就有选举权，这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制度，我们是迎头赶上了。但是我们选民的“能”不够，我们看见一个老太太来选举，竞选的人递给她三张片子，走到代书人面前，她不知道要选谁。另外我们看到一位瞎子来投票，这太感动了，外国记者忙着替他照相，但是他也不知道选谁。

有人建议他用手在候选人名单上任指一个，但他是盲人，连指的能力都没有，结果由他的小孙子在名单上随便点了一个，这是我们看见的，这是公开的，并没有人贿选。但结果是如此不合理！

错误是在制宪时种下的，当时我们没有反对普选，是一个大错。我们只根据书本，没有勇气走出看看，为了“普选”的美名，我们没有看看全国人民的水准，没有看看他们的能力。将来发生坏的效果，我们参加制宪的人都有责任！我希望在座的人都去看看选举的实情。

我们还看了北平的职业选举，市商会和市教育会就没有“代书”的事。比区域选举的情形好得多了。市商会用间接选举，手续繁复；市教育会用直接选举，在十个候选人当中选七位参议员，方法简便，效果也良好。

从这里我们得到两个教训：第一、选民教育程度高的，选举就办得好。第二、选民应该有限制，在宪法没有修改以前，没有办法根本解决。但是，我们可以接受各种经验教训，改正既有的缺点，天津就可以改正北平所发生的一些可以避免的错误。候选人应该加以限制，应该要他负责。英国规定候选人须缴两百镑保证金，选票不及选民三分之一时，保证金就充公为选举经费，这办法也许太严，但我们绝不能让一个人随便去登记一下就成为候选人。我们要让他负责任，候选人减少，就可以全部印在选票上，选民只要在名下

画个“×”，不会写字的人总可以画“×”，“代书人”可以免除。这就改正了一个缺点。

我们要能够接受经验，改正缺点。这算是我的引论，以下谈正文。

我们能做什么？这要靠我们的知识水准，教育程度，和技能修养。究竟一个没有军队支持，没有党派协助的个人能做些什么？以我想，至少有三大类的事情可做。我愿用几个例子来说明。

第一类：可以说是消极的，以我个人为例，我民国六年回国，当时立定志愿不干政治，至少二十年不干政治。虽然真的过了廿一年才干政治，但是不到二十年我却常常谈政治，先后我参加或主持过《每周评论》、《努力周报》、《独立评论》和《新月》等政治性的杂志。因为忍不住不谈政治，也可以说不能不问政治，个人想不问政治，政治却时时要影响个人，于是不得不问政治。

我只是学弥尔。这是一位十九世纪的大政治家，大经济学家，还可以说是大思想家。中国有严复译的《群己权界论》就是他划时代的巨著。这是一个天才；三岁能用希腊文作诗，五岁能通拉丁文。由于家庭教育好，使他受教育的时期缩短了二十五年。弥尔先生有肺病，但是他活到六十多岁，几十年的时间没有参加实际政治，但他一直在自己的本位上写政治论文、批评实际政治，他的著作给英国政治以很

深的影响。而如今有人称他为自由党“精神上的父亲”，工党“精神上的祖父”。弥尔这种批评政治，讨论政治的精神，我们可以学习，也是我们所能做的！这是指个人方面。

此外，团体方面英国有个费边学会。费边是缓慢的意思。费边学会可以译做缓进学会。他们研究社会主义，反对激进的政治主张，时常讨论、研究，出了许多小册子。结果费边学会成为英国工党真正的前身，他们的研究结果成为工党政治理论的基础。

今天我们的许多团体，像公能学会、市民治促进会，就可以学一学费边学会，就能做研究政治讨论政治的工作。

第二类我们能做的可以学美国的“扒粪主义”。“扒粪主义”起于二十世纪初年，美国有一些新闻记者感到许多大小城市都有所谓“BOSS”，我们可以译为“老板”。这种人并不是大资本家，大政客，只是凭着权术、手段，经过多少年的活动，把持着这个城市的一切恶势力。所谓“扒粪运动”，就是有计划，有知识的，对恶势力长期作战。根据调查的事实，来攻击恶势力，结果得到很大的效果。

我们要有扒粪的精神，不要单是喊打倒贪污，究竟贪污的证据在那里？我们可以调查，研究。在天津的人可以调查天津的机关，可以查账，没有一种假账是查不出来的。这种事，个人能做，团体也能做。

第三大类能够做的，我也举一个例来说明：1944年美

国有个 C. I. O. P. A. C. 的组织就是美国有名的两大劳工组织之一的“工业组织联合”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缩写。1944年正是美国人民最黯淡愁苦的一年，对德战争还十分紧张，对日战争也没有结束。罗斯福总统第三任已经期满，大选快了，按惯例，总统连任三次已经空前，连任四次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但是大局危急，人民希望他连任，这有什么办法？再两年以前（1942年）国会改选的时候，美国有资格投票的选民有八千万，但是实际投票的只有三千多万人，人民对选举不发生兴趣。国家大局交给谁来主持呢？这时 C. I. O. P. A. C. 做了两件事情，一是鼓吹人民参加选举，踊跃投票，一是做候选人调查。他们认为好的人，把他过去的言论，行为，事业成就，调查清楚，然后公布出来，让选民有明白的认识。对他们认为坏的候选人，也把他过去的行为过失，荒谬言论，搜集起来公布给大众。这两种工作似乎很简单，但这工作教育了美国人民。当时许多自由主义的教授、专家都来参加这个工作。其结果，不仅是使 C. I. O. P. A. C. 本身的组织加强，同时使 1944 年选举投票的人数增加到五千多万人。许多老的议员都落选，议会里添了许多新人物。这是这个 P. A. C. 努力的结果。这种工作，我们目前就亟须做，这种是我们能做什么的第三类的答案。

以上所谈的三大类来讲，第一是消极的研究、讨论，来影响政治，个人、团体都能够做。第二是要不怕臭，努力扒

粪，调查，揭发，总会使政治日渐清明。第三是以团体的力量做大规模的调查和教育工作，直接推动了选举，积极促进了政治。

这三条路都是有成绩的，都可以训练我们，促进我们达到两种目的：一种是“公”，一种是“能”。做我们所能做的，我们可以得到“公”、“能”的好社会，“公”、“能”的好政府。

## “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”

几年前，有人问我，美国开国前期争自由的名言“不自由，毋宁死”，在中国有没有相似的话。我说，我记得是有的，但一时记不清是谁说的了。

我记得是在王应麟的《困学纪闻》里见过有这样一句话，但这几年我总没有机会去翻查《困学纪闻》。今年偶然买得一部影印元本的《困学纪闻》，昨天检得卷十七有这一条：

范文正《灵乌赋》曰：“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。”  
其言可以立懦。

“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”，当时往往专指谏诤的自由，我们现在叫做言论自由。

范仲淹生在西历 989，死在 1052，他死了九百零三年了。他作《灵乌赋》答梅圣俞的《灵乌赋》，大概是在景祐三年他同欧阳修、余靖、尹洙诸人因言事被贬谪的时期。这



比亨利柏得烈的“不自由，毋宁死”的话要早七百四十年。这也可以特别记出，作为中国争自由史上的一段佳话。

梅圣俞名尧臣，生在西历 1003，死在 1061。他的集中有《灵乌赋》。原是寄给范仲淹的，大意是劝他的朋友们不要多说话。赋中有这句话：

凤不时而鸣，  
 乌哑哑兮招唾骂于里间。  
 乌兮，事将乖而献忠，  
 人反谓尔多凶。……  
 胡不若凤之时鸣，  
 人不怪兮不惊！……  
 乌兮，尔可，  
 吾今语汝，庶或我（原作汝，似误）听。  
 结尔舌兮铃尔喙，  
 尔饮啄兮尔自遂，  
 同翱翔兮八九子，  
 勿噪啼兮勿睥睨，  
 往来城头无尔累。

这篇赋的见解、文辞都不高明。

范仲淹作《灵乌赋》，有自序说：

梅君圣俞作是赋，曾不我鄙，而寄以为好。因勉而